

# 姜 尚

## ——中国谋略家的开山鼻祖

很久以来，人们把姜尚奉若神明，顶礼膜拜，甚至杜撰出“代天封神”的事情来，借以寄托对姜尚的钦慕与崇敬。唐朝以后，姜尚被追封为“武成王”与受封为“文宣王”的孔子并驾齐驱，成为我国古代一文一武两尊偶像。但历史上的姜尚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是否像人们传说的那样会腾云驾雾、呼风唤雨、能掐会算，尽管史料不足，无法确考姜尚的详尽生平，但从现有的资料，仍可管窥一斑，看出姜尚的卓绝思想和超人才华。他不愧为中国谋略家的开山鼻祖。

### 一、生逢乱世

商朝末期，在营丘（今山东淄博东）这个地方，聚居着一个东夷部族。这个部族的首领姓姜，名尚，字子牙，俗称姜太公。

姜尚年轻时，即身强力壮，聪明好学，尤好兵法。其时正值商朝末期。商王朝最后一个王叫商纣，他是一个非常残暴的君主，整日只知道饮酒作乐，大肆挥霍。为了满足其奢侈荒淫的生活，他命成千上万的工匠在陪都朝歌（今河南淇县）修建了一座长三里、高千尺的“鹿台”，供他游乐。为讨好美女妲己的

欢心 他还在院内挖了个方池子 池中灌满美酒 称作“酒池”，池边的林木上挂上肉块 称作“肉林”。纣王见酒池肉林也未博得己一笑，就命许多男女脱得赤条条地在池中追逐嬉闹。

商纣王日夜宴饮，荒淫无度，广大奴隶和平民却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为了镇压那些敢于反抗的奴隶和平民，同时也为了制裁那些经常扫他兴的大臣，他除了沿用过去的黥、劓、剕、宫、辟等五刑外 还新设了一些更为残酷的刑罚。他让工匠造了一个空心铜柱 先把铜柱烧红 把“犯人”衣服剥光 绑在铜柱上烫烙 称之为“炮烙”。

商纣王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广大奴隶和平民一次又一次的反抗，然而都因力量过于悬殊而被商纣王的军队残酷镇压下去了。与此同时 商纣王还对不服“王命”的东夷部族进行血腥讨伐，以姜尚为首的吕氏部族带领鱼氏、桑氏、林氏、郎氏、田氏、栾氏、杞梁氏、薄姑氏等东夷部族对纣王的进攻进行了顽强抵抗。尽管姜尚足智多谋 勇猛非常 终因寡不敌众 被纣王的军队残酷镇压下去了，吕氏根据地营丘也被纣王付之一炬 夷为平地。姜尚因武艺高强 力大无穷 在十万商军的重重包围中，杀开一条血路，逃了出来。辗转月余，最后流落到朝歌 以屠牛为业。

## 二、朝歌岁月

朝歌是商朝的陪都。在这里，姜尚遇到了一位熟人，就是当年九姓会盟的林氏族长林虎。林虎那年与商军作战被俘，半路上逃掉了。后来逃到朝歌，隐姓埋名住在一位亲戚家中。这位亲戚在朝里作官，替他张罗，开了一家客店，接待南来北往

之人，生意倒还红火。

林虎听姜子牙说这些年一直在外流浪，嗟呀不已。两个人回忆起当年九姓结盟时的盛况，再看着今日的境遇，真有恍若隔世之感。林虎说：“既然现在到了我这里，贤侄就不必再操心生活上的事了，一切由我安排，有我吃的也就有你吃的。”

姜子牙知道林虎是豪爽痛快之人。便说：“叔父，在朝歌这个地方能遇到您，我心里非常高兴。我可以先住在您的店里，但要自己做点小生意，不能总是靠您养活。”林虎问：“你打算做什么生意？”子牙说：“复杂的事咱也干不了，不如卖面吧，从磨房里买几袋面，担到街上去叫卖，只要能换口饭吃就行了。”林虎见子牙决心已定，就说：“行，面由我买，再买一付箩担，你挑到街上试一试，不行了再说。”

林虎替他一切准备停当之后，第二天一早，姜子牙就担上面粉，上街叫卖去了。他从东市挑到西市，又从北街转到南街，竟没有碰到一个买面的。眼看着日头即将落山，只好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到林虎的店里来。林虎一见此情，安慰道：“贤侄不必着急，万事开头难嘛，吃完饭好好歇息一夜，明日定然发市。”姜子牙自知晦气，也没有多少话说，闷闷地吃了饭便蒙头睡去。

第二天一早，他又担上面粉走街串巷。结果又是整整一天，没卖掉一两。眼见得又近黄昏，他觉得实在倒霉，便将面担子停在一棵大树下，坐在扁担上休息。

这时候，忽听得“泼喇喇”一阵声响，从东面飞奔来一辆战车，四匹惊马发疯似的狂奔，车上却无人驾驶。姜子牙见状不妙，急忙躲避，但已经来不及了。车马闪电般从他身边驰过，车轮从面担子上碾了过去，掀起的风浪把撒在地上的面粉刮得

四处飞扬。姜子牙也被马车挂倒在路边，半天起不得身。待他挣扎着爬起来时，车已不知去向，只剩下被碾烂的箩筐、砸断的扁担和满地的面粉了。姜子牙悲愤欲绝，大叫一声：“苍天啊！你莫非要我死？！”便晕了过去。

半夜里，林虎和伙计打着灯笼四处寻找，才在大树下找着他，把他抬回店里。休养了数日，才渐渐恢复过来。

这时，朝歌东市猪肉看涨，不少生意人去外地贩猪，运来倒卖，赚利不少。林虎听到这个消息，告知了子牙，并借给他银两做本钱。姜子牙大喜，去乡间买回20头生猪，昼夜不停地吆到朝歌。等他到得东市，东市的猪已经无人问津了。原来这几日猪瘟流行，市人听说猪有瘟病，便不买猪肉了，生猪也就没人要了。姜子牙的20头生猪果然也染上瘟病，两三天内尽皆死亡。

几次挫折，把姜子牙折磨得近乎疯狂了。他病倒在床，不思饮食，只是望着天花板发呆。幸亏林虎专门派了一个伙计照料，又请大夫治疗，又亲自劝解安慰。如此过了一个多月，才渐渐康复。

一日，天气暖和，姜子牙觉得店里很闷，便出去散步。行至宰牛场，见门口贴了一张告示，说是屠场要招收一名屠夫，月薪纹银十两，愿者可于明日一试。

姜子牙回到店里并没有将此事告诉林虎。第二天一早，便悄悄来到宰牛场。屠场主人给来应试的六人一人一头牛，一把刀，要他们依次宰牛。前五名宰牛者，宰前都是先将牛的四蹄捆绑起来，然后绊倒在地，方才宰杀。姜子牙却直扑牛头，双手抓住牛角，用力一扭，便将牛推倒。就在牛将要倒地之时，“嗖”地一刀戳进牛的心脏，不让牛有挣扎的余地。那动作连贯迅

速，干净利索。屠场主人一见大喜，六人中只录取了他一个。原来姜子牙年轻时喜好打猎，常常徒手杀死虎豹熊等猛兽，用的就是刚才这套技术。宰牛这事对他的路子。屠宰场过去宰15头牛要两个壮汉用一天时间才能宰完，现在，姜子牙一人只用两个时辰便宰杀完毕。屠宰场主人便又给子牙每月另加纹银5两。从此，姜子牙的生活便有了着落。

自从镇压了国内“叛乱”，平复了东夷部族，商纣王便得意忘形，自以为再没有人敢和他作对了，于是便下令修建鹿台。

那管建筑的大臣往日经常请姜子牙为他家宰牛，知道子牙的宰牛本领。因此，他便召子牙为工匠们宰牛杀羊。

姜子牙为工匠们宰牛杀羊，一干就是七年。七年之后，鹿台修成，那鹿台有百丈之高，直插云霄，四面铺设尽为美玉黄金，辉煌闪烁。鹿台落成，纣王和大臣登台观览后，心中大喜，遂降下旨意，要给建造鹿台的有功之人，尽皆加爵晋级，以示褒奖。建筑大臣念起姜子牙宰牛杀羊有功，立即向纣王推荐，将子牙提拔为大夫之职——专管一些宰牛、杀羊、屠猪之事。

姜子牙在商都朝歌宰牛屠羊、卖面贩猪，已经好多年了。这些年来，他饱览了商纣王的累累暴政，目睹了老百姓的斑斑血泪，深深感到商朝已经十分腐败，灭亡只是早晚的事。他听说西岐有个周文王，正在励精图治，改革内政，省刑罚、薄赋税，廉洁爱民，礼贤下士，为政以德，受到周人的衷心拥戴，使国势一天比一天强盛。心想，我要找机会投奔西岐，辅助文王，消灭商纣，替父母报仇，拯救天下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

有一天夜里，他与林虎闲谈，林虎告诉他，近来有一个“凤鸣于岐”的故事：

周文王经常亲自给种地的农民送去饭食，鼓励农民种好

庄稼。他还亲自带领王室成员下地耕作，和老百姓一样过着勤劳俭朴的日子。他还教化西岐的人民孝敬父母，抚爱幼子，提倡公正节操，救济鳏寡孤独，使西岐成为礼仪之邦。因此，周原一带欣欣向荣，引得周围小国的老百姓携儿带女，投奔西岐。于是，西岐周边的十几个小邦国纷纷前来，要与周国结盟，尊文王为盟主。在结盟的那一天，文王登上祭坛，正在祭天，忽然从岐山飞来一只神鸟，那鸟色彩斑斓，落于祭坛前面的高杆之上。大夫散宜生惊叫道：“此乃凤凰也！”只见那鸟长鸣一声，声震九霄，远传百里。一霎时，从四面八方飞来千万只形状各异的鸟类，罩于坛顶之上，围着那只凤凰，旋转飞舞，似在朝拜。朝拜已毕，群鸟舞蹈歌唱，那歌声婉转悠扬，令人陶醉。如此半晌，那凤凰才带着群鸟向岐山飞去。于是，四方诸侯都向文王叩拜祝贺，说这是文王的德政感动天庭，特派凤凰来仪。凤为百鸟之王，方才正是百鸟朝凤的奇观。这正是文王将得天下，受八方来朝的征兆。

姜子牙听了林虎讲的这个传说，心中暗喜。他想：“纣王昏庸无道，文王贤明有德，两相对照，何等鲜明。扫灭商纣，获得天下者，必定是文王无疑。我要把商朝的内情弄清楚，将来投奔西岐时，也好帮助文王。”

林虎对姜子牙的心意早已有所了解，但也不去点破。他又对子牙说：“还有一件大事，不知你知道否？”子牙问：“还有什么大事？”林虎说：“纣王听到凤鸣西岐的传说以后，勃然大怒，说这是文王妖言惑众，图谋不轨。已经派人把文王抓来，准备杀掉他。”

姜子牙一听，大惊失色，不禁连声说道：“这却如何是好？这却如何是好？”

林虎见子牙已经忧形于色了，知道子牙心向西岐，便说道：“贤侄勿忧。听说西岐那边已经派文王的长子伯邑考和大夫散宜生等人来到朝歌，用大量金银财宝，贿赂商朝大臣。同时还给纣王送来了不少美女。纣王已经回心转意，不杀他了，目前已经把文王囚在羑(yōu)里。”

子牙听到这里，立刻松了一口气。又问道：“伯邑考、散宜生等人能救出文王吗？”

“吉人自有天相。目前朝歌不少百姓和大臣都心向文王，他们正极力协助伯邑考和散宜生等人，救助文王。连我们做生意的人，都希望有朝一日，由文王来做天子，所以暗中纷纷捐献金银财宝，帮助伯邑考和散宜生救文王出狱。不瞒你说，我林虎也捐了 50 两银子哩！”

姜子牙一把抓住林虎的手说：“叔父真乃通明大义之人，我这里代文王向您施礼了！”

姜子牙在朝歌以宰牛为生，又做了官，日子渐渐好过了，于是开始给叔父林虎还账。林虎本执意不收，但姜子牙非还不可，也就只好收下了。

有一天，姜子牙回来的早，林虎陪他闲聊。林虎说：“贤侄，你这几年生活安定了，大小也做了个官，也该娶妻生子，成家立业了，总不能一辈子就这样过下去吧！”姜子牙说：“谢谢叔父美意，但我现在已经是快 60 岁的人了，还娶什么妻，生什么子？”林虎笑了笑说：“如果贤侄有意成家，我倒认识一个姓马的人家，叫马才。他有个妹子叫马珠，今年四十六七岁。他家离此不远，我现在就去找他说说，看看情况如何。”说罢便出门去了，姜子牙也没有阻拦。

晚上点灯时分，林虎笑吟吟地回来了，一见面就给姜子牙

说：“侄儿，我向你恭喜，那马才兄妹对你的情况很满意，他们说如果你没有意见，就早点把这事办了，也不必讲究繁文缛节，不知你意下如何？”姜子牙心想：这样也好。一来好给姜家留下后代，承继香火，二来也不负林虎一片美意。于是就答应了。

林虎给他们择了黄道吉日，准备好酒宴。喜期那日一早，请下一顶花轿，几名鼓乐，吹吹打打，便将马珠迎娶过来。新房就在林虎店内。

人说：“新媳妇有三日勤”。马珠过门之后，起初也还说得过去。谁料时间一长，真面目也就渐渐暴露出来。原来，那马珠是个好吃懒做的女人。终日在西家串门子，东家扯闲话，不理家务。晚上却不愿入睡，要子牙与她取乐。早上不起床做饭，日上三竿还在被窝里做着梦。那姜子牙每天清早就要入朝做事，无奈只好带一个冷馒头而去。午间归来，马珠胡乱弄些饭菜，如同打发叫花子一般，应付了事。好在子牙已经吃苦惯了，也不与他争论，倒还相安无事。

就这样凑凑合合，又过了一年，马珠为姜子牙生了一个女孩，取名邑姜。小邑姜生得聪明伶俐惹人喜爱。长到7岁时，越发天姿聪颖，善解人意。子牙见她如此可爱，就把一颗心全都放在了女儿身上。闲暇时节，便教她些诗文书画，邑姜一学就会，日渐出息。她还常常握着父亲的那把青龙剑，指指划划，十分喜爱。姜子牙也就因势利导，指点她学习剑术。

一日，姜子牙从屠场回来，时辰尚早，便约马氏说话。马氏隔着房门嚷道：“有什么屁就放，老娘在这里听着！”姜子牙说：“你我夫妻一场，也算有缘，如今都上了年纪，且女儿邑姜伶俐，也算有了结果，还是和和睦睦地过日子为好，何必天天

生气？”

马氏说：“自从嫁到你家 没吃过一顿好饭 也没穿过一件好衣 这种日子我再也过不下去了。我已考虑再三 和你的缘分已尽。只有和你离婚 各走各的路。”

姜子牙见马氏主意已定 无法挽回 遂找来林虎夫妇。林虎夫妇也好言相劝了半天，但马珠离意已决，哪里听得进去？

姜子牙只好写了休书，由林虎作证，通知马才将马珠领回。姜子牙念及马氏与他夫妻一场 且生下一个女儿 便将平生积蓄全部送给马氏 以备后用 女儿邑姜便跟父亲子牙一起生活。

后来姜子牙遇到文王，一下子当上了文王的太师 荣耀非常。这时的马珠 觉得后悔不及 便亲自来到了太师府 要和姜子牙复婚。姜子牙虽然尚未续弦 但对马氏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与他离婚 无论如何也不能原谅 他从厨下端来一盆冷水“哗”地一声泼在地上，问马氏：“你能把泼在地上的水再收起来吗？”马氏见状 心知子牙对她已经死心 复婚已不可能 遂泪如雨下。回至家中 关起门来上吊自缢而死。姜子牙听到马氏自缢身亡的消息 想起她与自己夫妻一场 不禁流下了几滴眼泪。他命人将马氏的棺椁运回西周故地，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

### 三、磻溪垂钓

姜子牙与马氏离婚之后，又过了几年，觉得在朝歌呆下去 也没多大意思了，便和女儿邑姜商议，打算到岐周之地谋生。邑姜这时已十四五岁了，出落得如花似玉，而且能文能武。她

早听说西岐有个周文王 仁德有道 礼贤下士。她也知道父亲虽年事已高，却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于是她同意了父亲的意见。

父女俩洒泪与林虎夫妇作别 离开朝歌 来到陕西西部一个名叫磻溪的地方。

这磻溪夹在秦岭山脉的两峰之间，又叫凡谷，青山苍苍，白云缭绕，一条伐鱼河水 从两山间蜿蜒而出 淙淙而下 向北注入渭水。伐鱼河边有一个滋泉 泉水清冽 银波荡漾。这里山势雄峙 翠柏森森 山灵水秀 幽雅清静。父女俩一看这地方 非常高兴 就在河畔结草庐 筑石屋 收拾了一块安身之所。从此 姜子牙便在磻溪边以钓鱼为生 苦度时光。姜子牙在磻溪垂钓好些年，并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大家都以为他是一个流浪到此的穷苦人家。

有一天 姜子牙正在溪边钓鱼 忽听有人唱着山歌从山上下来。他回头一看 原来是一位樵夫。那樵夫 30 出头 长得英武有力 将一副重约四五百斤的柴担放下 走至子牙身旁 坐下休息，并主动与子牙搭起话来。

樵夫说：“老丈 我这些年常见你在这里垂钓 却从未见你钓上一条鱼来！”

子牙一听 既惊且喜：“看来这位樵夫已经对我注意很久了。我来到这个偏僻的山沟已经几年了 很少有人主动和我打招呼 更没有人关注我的行踪。今天 这位樵夫不仅走到我身边 而且还说出了我的秘密 看来 我出头的日子不远了。”

那樵夫不等子牙答话 就要过他的钓竿 指着钓线上的那根直而无曲的钓钩说：“你这是钓钩吗 这分明是一根缝衣服的针嘛，我传你一法 将这针用火烧红 折成弯钩 穿上鱼饵，

鱼一定能上钩。”

子牙被这位直率爽朗的小伙子感染了，止不住哈哈大笑：“那我也直截了当地告诉你吧 我宁在直中取 不在曲中求 不为银鳞设，只钓王与侯。”说罢 又口中念念有词：“短竿长钓守磻溪 这个机关哪个知 只钓当朝君与臣 何尝意在水中鱼！”

那樵夫也大笑起来：“你整天坐在这溪边 连只王八都钓不出来 哪里能钓出什么王与侯？”

子牙一听小伙子说得有趣 便问道：“敢问小兄弟哪里人氏 姓甚名谁？”

那樵夫答道：“我姓武 名吉 家住在渭河岸边的集贤村，家中只有一位八旬老母 全靠我打柴为生。”说话间 他抬起头看了看快落山的太阳 便告辞道：“老丈 天色不早了 明天再见 老母亲还等着我回去做晚饭呢！”便挑起柴担 向山下走去。

第二天 那武吉又挑着一担柴 来到子牙身旁 放下柴担，一边用草帽扇着风一边说：“老丈 我昨夜仔细琢磨了你昨天讲的那些话 我是一个粗人 但还是觉得你倒像一位道行很高的人。你能卜卦算命吗？”

子牙笑道：“卜卦算命 乃雕虫小技也。你先说说有什么事 需要我给你算一卦？”

武吉指着那担柴说：“你算我今日进城卖柴生意如何？”

子牙看了看他的脸说：“你面色正 运气红 今日卖柴出手顺，一担能挣两担银。”

武吉听了子牙的话，只当是老渔夫恭维他，并不在意 哪知他把柴担到西岐集市上以后 还未放下担子 就上来好几个买主争着要买他的柴。还没等他讨价 又上来一位衣着华丽的

人对他说：“柴担不要放下，请挑到我家，我给你双倍柴价。”武吉把柴挑到那人家中，那人家里正办婚娶喜事，急需柴烧。不等武吉开口，那人便掏出了一个红包，对他说道：“今日家中大办喜事，正好缺柴，老弟雪中送炭，喜上加喜。这银两你收了，不要嫌少。”武吉接过一数，果然是昨日两担的柴钱，不禁暗暗称奇。

第二日，武吉又担着柴来到姜子牙身边，他并不言昨日之事，开口便问：“老丈，你算我今日运气如何？”

子牙在他的脸上瞅了半晌，手捋胡须说道：“你左眼青，右眼红，进城必然打死人。”

武吉听了很不高兴，但一想昨日之事，还是暗自嘀咕：我进城得处处小心，看你明天怎么说。于是便担着柴走了。

武吉一路谨慎，见坎绕坎，见人躲人，连一句多余的话都不敢说。他挑着柴担，来到西岐城门跟前，刚刚进得门洞，守城兵士便上前拦住他，命令他退出去，说：“周文王的车驾要马上出城，路人要一律回避。”武吉力大身壮，担的柴又多又重，回转起来不大方便。他正准备转身，文王的车驾和随从人马，已经像一阵风一样从城内奔驰而来。

守城兵士见状，朝武吉大喊：“赶快闪开！”武吉急忙向左侧躲闪，不料动作过猛，肩后那捆柴撞在城洞墙上，柴担失去平衡，肩前头的那捆柴滑出担头，正好砸在那守城兵士的后脑上，顿时七窍出血而亡。

文王见卖柴人脱担伤了门军，下令将樵夫抓住，等他回来时再行审问。说完，便驱车而去。

周兵将武吉抓住以后，在地上画了个圆圈，命令他老老实实在圈里待着，等文王明日审问。那时候，周人没有专门的牢

房在地上划一个圆圈，就算是牢房了，正所谓“划地为牢”。又因为文王会演八卦，所以谁也不敢从那圈子里逃跑。如果逃跑了，不管你到了哪里，也会被文王算出来，再抓回去就要加倍惩罚。

武吉在圈子里站到半夜，心想：“自古道，杀人者偿命。我砸死了守门军士，必然要以命抵命。可我有 80 岁的老母，谁来养老送终，不如悄悄逃回，再作打算。”于是便跳出圈子，连夜逃回家中，向母亲讲明原委。母亲说：“儿呀，既然那老翁算得这么准，那他肯定有解救你的办法，你速去磻溪，求他救你性命。”

武吉不敢怠慢，连夜赶往磻溪，从草庐中叫醒姜子牙，哭诉了昨日发生的事情，并且后悔昨日未听老翁之言，闯下大祸，请求老翁搭救。

姜子牙早就喜欢上这位老实耿直的小伙子了。见他跪在地上苦苦哀求，又念及他家里还有八旬老母，便笑着对他说：“我救你可以，但有一个条件，你要作我的徒弟。”武吉赶忙跪下再拜，连声说愿意拜子牙为师。

子牙说：“我授你一法，你回去在你家后院挖一个坑，扎一个草人放入坑内，用土埋了，就可以保你安然无事。”武吉牢记在心，拜谢了师傅，连夜赶回家中，依法炮制。

第二天，兵士向文王报告，说昨日以柴砸死门军的那个犯人夜里越圈逃跑了。文王听罢，演起八卦，屈指一算，叹了口气说：“这个樵夫也太愚蠢了。我知道他是误伤人命，原不想杀他抵命，谁料他却畏罪自杀了，可怜啊可怜。”从此，便了却了这桩公案。

武吉从此一边打柴养母度日，一边跟姜子牙学习兵法武

芝。光阴如梭，一晃就是三年。

这一年 姜子牙已经 80 多岁了。大约是姜子牙认为自己出头的日子到了，他吩咐武吉挑柴到西岐城里出卖。武吉怕被文王认出来，子牙说：“认出来也不必害怕，你可跟他如实讲说，他不但不会伤你性命，还要封你作将军呢！”

武吉遵从师父的吩咐，挑着柴担，唱着山歌，又在西岐城里叫喊卖柴了。当天正值当年守城门的另一名兵士当值，他一眼就认出了武吉，立即报告了上司。

兵士们把武吉抓住，去见文王。文王一见，惊得目瞪口呆，心想：“当时我推演八卦 算定他已经畏罪自杀 为何到现在他还活着？”

武吉便把姜子牙解救他的过程，向文王一一作了介绍。文王听后赞叹道：“这真是天外有天 人上有人 姜子牙能破我八卦，一定是一位十分了不起的人才。我姬昌求贤若渴，原来大贤近在咫尺 却没有发现。”于是 立即宣布武吉无罪 并且封他为武德将军。同时决定，三天之后，由武吉带路，亲自去磻溪访贤。

周文王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人，他深知治国之道，在于用人。因此，他经常出外察访，寻求贤才。当他得知磻溪隐居了一位大贤姜子牙的消息后，恨不得立即就去把他请来。他决定 明日一日 以打猎为名 前去磻溪访贤。

第二天早晨，文王斋戒沐浴之后，带着儿子姬发、姬旦、大夫散宜生、大将军南宫适、武德将军武吉等一班文武大臣，率领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去磻溪打猎。

正午时分，大队人马渡过渭河，来到离磻溪 5 里的地方。周文王怕这么多的兵马车辆涌至磻溪，惊扰了姜子牙钓鱼，

便让部队在此驻扎下来。他准备只带少数几个人前去会见姜子牙。

这时太子姬发建议：“父亲暂时勿动，先让孩儿前去探明消息，如果姜子牙确实在那里钓鱼，父亲再去不迟。”

文王一听也对，便郑重其事地对儿子说：“姜子牙定是一个才智非凡的大贤，我们要完成兴周大业，非他莫属。你一定要谨慎从事，切莫莽撞。”

太子领命，只带了几名侍卫，直奔磻溪。进了凡谷，行至不远便望见那乱草丛中，一位老翁跪坐石上，专心垂钓。那钓鱼的钩线离水三尺，直钩无饵。

太子姬发觉得很可笑，便悄悄站在老翁身后观看。忽然，一条小鱼跃出水面，直吞那只悬钩，那老翁伸手捉住小鱼，在那里仔细端详着。太子姬发不胜惊奇，忙向前施礼道：“老翁请见礼！”

姜子牙好像没有听见，却自言自语地说道：“钓钓钓，大的不到小的到，老朽送你还泉沼。”说罢，将刚才钓到的那条小鱼顺手丢入滋泉。只听“噗”地一声，那鱼摇头摆尾地去了。

太子姬发是聪明人，闻弦歌而知其意。他知道要请此老，非父王亲临不可。故而悄悄返回营寨，将情况告知了文王。

文王一听，拍着自己的后脑勺连声说道：“是我一时胡涂，险些错过大贤，待我亲自前去就是了。”

于是，文王在营中再次沐浴，换了衣冠，和太子姬发一同向凡谷走去。

文王进得凡谷，只见翠柏青青，紫烟淡淡，流水潺潺，鸟鸣嚶嚶，一派仙气，不禁叹道：“深山藏猛虎，仙境出圣贤，真个好所在！”

太子姬发带着文王来到老翁垂钓之处，只见跪石空空，不见刚才垂钓之人。太子姬发心想，莫非是那老翁故意不见，躲藏起来不成。便对文王说：“父亲在此等候，待孩儿四处去找。”

文王拦住他说：“不可鲁莽。隐居之人，最爱清静。听武吉说，向南五里，有一所石洞静室，乃姜翁安歇之处，我们慢慢去找。”

父子俩踏着山路，来到静石台下。文王此时已是气喘吁吁，汗流浃背，走不动了。太子姬发劝道：“父亲在此歇息片刻，待孩儿上去看看。”说着便登上台阶，来到静室门前。

太子姬发正要上前敲门，那门却“呀”地一声开了。一位美丽少女，面若桃花，亭亭玉立地站在门口，启齿问道：“请问公子找谁？”那声音如同莺声燕语，婉转清脆。太子发现她如此娇美动人，不觉怔住，半晌不能自语。

那女子正是姜子牙的女儿邑姜。她从小随父流浪，从朝歌辗转来到磻溪，抛头露面惯了，并不像那些深闺闺秀，羞羞答答。见面前这位英俊的公子这副模样，不觉好笑，又问道：“莫非你是找我父亲姜子牙？”

太子姬发这时才如梦方醒，自知失态，连忙答道：“我是文王的儿子姬发，我父亲和我特来拜访大贤姜子牙，不知他老人家向何处去了？”

邑姜笑着用手一指，只见台下溪流中，一位老翁驾着一叶方舟，唱着山歌，顺流而下。那老翁正是姜子牙。

太子姬发别过邑姜，和父亲一起返回滋泉，抬眼看时，姜子牙已跪坐在那块石头上，又在肃然垂钓了。

文王父子不敢惊动，蹑手蹑脚地走到姜子牙身后，悄悄地看着他钓鱼。只见姜子牙仍然举着那根直钩钓杆，悬空垂钓。

忽然有一大一小两条金鱼，“嗖嗖”蹿上钓钩，挂在那直钩上，活蹦乱跳。子牙自言自语地念道：“钓钓钓，大的小的一齐到，文武相与共，日头当头照。”说罢，将两条金鱼从钩上取下放入鱼篓。

文王心知时机已到，轻声说道：“贤士很喜欢钓鱼吗？姬昌特来向您问好！”

姜子牙回头见是文王父子，慌忙起身还礼，说道：“不知侯伯驾到，有失远迎，死罪死罪！”

文王连忙将子牙扶住，赔礼道：“方才姬昌没有亲自前来相请，还望贤士原谅。”当下叫过儿子姬发，拜见子牙。

文王抓住子牙的手说：“先王太公曾经预言，日后会有一位大贤从东方来，辅佐周室，周室从此就会兴旺起来，莫非这位大贤就是你吗？先王太公盼望你已经很久了，你就是太公望啊！”自此，姜子牙就称作“太公望”。

姜子牙见文王父子如此重贤爱才，心中十分感动。说道：“侯伯如此厚爱老朽，老朽岂能不动心！只是我如今已经年过八旬，恐怕力不从心，难以担当侯伯的重托，还望侯伯三思。”

文王忙说：“有志不在年之高下。我观姜公鹤发童颜，体魄健壮，英气勃勃，定能匡周室，担当大任。姜公如果能答应我的请求，周室幸甚！”

子牙叹了口气说：“侯伯如此不弃，老朽定当为你效犬马之劳，只是我在滋泉苦苦垂钓多年，两腿僵硬，难以行走，这当如何是好？”

文王忙答：“姜公不必为此事忧虑，只要你助我兴国，我父子就是背也要背你下山。现在，我的车就离此不远，你就坐我的车走吧！”文王立即命令太子将自己的车驾来，扶着姜子牙